



垂加文集

七冊心

一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
第
第

不許帶出

16
1559
1



和
1351
1



垂加文集序



伊弉諾尊伊弉册尊自立國柱於
 磯馭盧鳴經營天下正彝倫之始
 天照大神始即位于高天原
 以三種神器治中國而日德
 徹萬古皇統亘無窮正直根
 人心蒼生蒙恩賴天人唯一之妙



垂加文集序

道至矣盡矣逮テ 應神天皇時
異邦之聖典渡來其道有暗合者
故ニ 天皇以爲神道之輔翼其
亦妙哉然明カミ 舍人親王神書大
成之蘊識朱子接千載不傳之緒
之實者獨吾垂加先生也其門人
不爲少而未有能撥輯其遺文者

也光海翁源良顯君私淑垂加先
生神儒之學篤志無倫力行有積
深造其奧秘特尊神道以繼先生
晚年之志以爲先生之一句一辭
光明正大俊偉洞達敷教俾人皆
有補於名教非浮靡華麗之比也
先生没而既經數十載其書梓行

無加文集卷序
者固後人之幸也其遺文散出殘
脫使之與埃塵蟲鼠共敝於故箱
敗篋之間以至泯滅者良可惜也
數載嘗搜廣求得其遺書若干篇
第錄繕寫號垂加文集嗚呼可謂
勤矣頃有梓人之請光海翁告僕
曰世之秘書亾於延火之災者頗

多可思之甚也今鏤梓則先生遺
編永行于世何喜加之僕嘗得先
生神道之傳於光海翁故深喜此
舉欲先生之成功與四方之賢者
共之焉且謂此國之人孰不仰
神聖之道唯讀書者盡惑師友所
見之偏遂至有外神道而不講之

者也善讀此編得先生之意則固
有忠孝之大義藹然發達可得真
為豐葦原中國之人云

正德四年甲午孟春吉辰

源安崇謹序

垂加文集卷之一目錄

伊勢太神宮儀式序

會津風土記序

會津神社志序

贈永田養庵序

贈橋崎正員序

東鑑曆筭改補序

有賀氏字序

贈伊藤重剛序

送小川定序

贈山休序

居諸劄記序

會津山水記

兔香爐記

恒庵記

記家藏聖像

省齋記

埋犬記

書加藤家藏論孟

加藤家傳

卷之一目錄 畢

垂加文集上之一

伊勢太神宮儀式序

伊勢太神宮儀式。兩卷。延曆二十三年。神主等所記也。原夫神之為神。初不有此名。此字也。其惟妙不測者。為陰陽五行之主。而萬物萬化莫不由此出焉。是故自然發於人聲。然後有此名。此字也。日本紀所謂國常立尊者。乃尊奉號之也。國狹槌尊者。水神之號也。豐斟淳尊者。火神之號也。壙土煮尊。沙土煮尊者。木神之號也。大戸之道尊。大苦邊尊者。金神之號也。面足尊。惶

根尊者土神之號也。蓋神一而隨化稱之也耳。矣。然水火之神各奉一尊號。所以分陰陽也。木金土神各奉二尊號。所以析陽中陰陰中陽也。一而二。二而五。五而萬。萬而一。無方之體。無窮之用。不亦妙乎。伊弉諾尊。伊弉册尊。繼神立柱。始行夫婦之道。生天照皇。太神。太神賜皇孫瓊瓊杵尊。八坂瓊曲玉。八咫鏡。天叢雲劍。三種寶物。為此國之主。因勅曰。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宜爾就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也。是王道之元也。太神

乎持寶鏡祝之曰。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床共殿。以為齋鏡。後勅天兒屋根命。天太玉命。同侍殿內。善為防護。是神道之祖也。瓊瓊杵尊。生彥火。火出見尊。彥火。火出見尊。生鸕鷀草薺。不合尊。薺不合尊。生神。日本磐余彥尊。是為神武天皇。天皇恢廓皇都。恭臨寶位。安置寶物。如太神勅。至于崇神天皇。畏太神威。移祭御靈寶鏡于大和笠縫邑。垂仁天皇時。鎮坐於伊勢渡會五十鈴川上。內宮是也。雄略天皇時。建豐受

宮於渡會山田原祭國常立尊クニトコタチノミコト外宮是也

在昔祭祀之盛洋洋乎中葉漸衰胡佛入來神

道愈廢王道愈弛逮獲我氏之亂舊記盡滅而

後佛徒肆誣神佛湮殺無神社不有佛寺無神

書不有佛事獨皇太神宮嚴忌佛法而此

兩卷不少雜之豈非萬代之龜鑑哉嗚呼神垂

以祈禱為先テキコトヲ宜加以正直為本トクシキノミスハ君臣上下無黑

心以丹心奉キヨキヲツクワシム太神則胡佛無所立而觀常

世之神風明曆元年冬十二月九日山崎嘉敬

義謹序

會津風土記序

自有天地則有我神國而伊弉諾尊伊弉册

尊繼神建國中柱為大八洲任諸子各有此境謂

之浦安國以四海安靖也又謂細戈千足國以軍

器具足也又謂磯輪上秀真國以秀出萬土也逮

生シヅメ日神授以天上之事日神以皇

孫瓊瓊杵尊為此國之主稱曰豐葦原中國豐葦

原者葦牙發生之盛也中國者當天地之中日月

照正直之頂也又呼曰千五百秋瑞德國瑞德是

養人之物千五百秋則祝言之也神武天皇

皇加茂集卷一

都大倭國而以大倭蒙諸天下皇輿廻望國形似
蜻蛉則謂之秋津洲秋津者蜻蛉之倭名也大倭
國是日神降臨之地故謂之大日本豐秋津
洲而又以日本爲天下之號矣景行天皇立
諸國之名成務天皇制國郡之疆元明
天皇辨國郡鄉村之名上古之大八洲漸割爲三
十三國復分爲六十六國而京畿七道定於中古
未之有革者也畿內不言道者猶禹貢之冀州不
言疆界也六十六國名風土記始于元明天
皇成醍醐天皇夫王者在室中周知四方之

地域邦國之要害則賴平圖書之存焉此周禮
大司徒之所掌職方氏到其詳隸於司馬蓋秘
而藏之所以防患也漢滅秦蕭何先收其圖書
高祖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則何之功也漢
之地圖掌之司空浸以泄露當時淮南諸王謀
叛皆按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鳳所謂地形阨
塞之書不宜在諸侯王者正得周人之遠慮矣
唐人設兵部屬四而職方居其一則能戒後車
者也明人亦屬職方於兵部而一統志之成漢
唐以下所未有也然建邦之土地人民之數則

未備焉。故丘濬議之。以請依周禮別爲一籍。可謂知佐王安撫邦國之首務矣。我風土記大政官掌之。王室衰焉。官職廢焉。或放散而不收。或失也。而不補。今流落於人間者。出雲之外未見其本書也。可歎而已矣。會津中將源正之。尋大八洲之起。惜風土記之逸。私記會津之風土。令嘉潤也。其文且爲之序。以俟國家修成之舉。云寬文丙午八月六日山崎嘉謹序

會津神社志序

我倭封天地之神號天御中主尊舉天以包地

御尊辭中即天地之中。主即主宰之謂。尊至貴之稱。凡上下大小之神皆此尊之所化也。上古祭天神地祇八百萬神。中古以降三千餘座。而延喜式內定之。王城鎮守二十一社。式外之神亦與焉。臨時奉幣于茲。此圓融帝已來行之至。後朱雀帝定之。以爲上中下三七社矣。或謂之二十二社者。以賀茂分上下也。夫神所在謂之宮者。仍崇神帝以前神皇同殿之舊號也。謂社謂祠者。自崇神帝而稱之矣。竊聞神字之倭訓與上字同。鑑字之倭訓與

上觀二字同則神字之倭訓是鑑字之畧訓而
照臨下土之謂也。宮社祠三字之倭訓宮與御
舍二字同尊而稱之也。社與八知二字同神知
八方之謂也。祠與火藏二字同惟神天地之心
惟人天下神物而其心則神明之舍也。抑天下
萬神天御中主尊之所化而有正神有邪神何
邪蓋天地之間唯理與氣而神也者理之乘氣
而出入者是故其氣正則其神正矣其氣邪則
其神邪矣人能靜謐守混沌之始被邪穢致精
明正直而祈禱則正神申福焉邪神息禍焉豈

可不敬乎哉。會城太守左中將源正之達於我
神道舍人親王以後一人也嘗憂胡佛雜于
國神嘆神舍在于汚地教令胤侍從正經正其
管内社籍題曰會津神社志命嘉序其卷首苟
匪神垂冥加之人孰知太守所存云爾寬文士
子季冬九日山崎嘉敬義謹序

贈永田養庵序

養庵者永田氏之號名某字在明備之後州之
產厥父兄弟共仕本州福山城主水野君焉在
明自少志學不尚記誦不習詩文頗扣老佛亦

覺其非道廢之。一宗朱氏學之。十數年來來往我門。小學近思四書。循環理會之窮理之知集義之行。居敬之功。一以貫之之道。信而不疑之。其見處非近世儒者之所逮也。予自去秋講易。今春畢焉。在明復來問辨之。審且明矣。起予有之助。我有之。既而告歸。昔子路顏淵之別也。贈以言處以言。夫有德者必有言。臯陶之瘖言。九德。閔子騫不言。言必有中。予何人。復何言。所曾講更言之。中庸之脩道以仁。是列聖相傳親切處。大學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則好仁利仁者之

事。仁以爲己任。則士之志。責善輔仁。則朋友之任也。於是乎序以贈之。在明往欽哉。延寶六年仲春日。垂加翁山崎敬義

贈猶崎正員序

生也。自天地來。死也。魂遊于天。魄降于地。與天地化而一。更無來處。更無去處。此人物之始終造化之道也。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告子路之濩語。宰我之詳。中庸發明之至矣。盡矣。復奚疑哉。但輪廻之說。行焉。不惟無學者。被誣惑而讀書者。亦不能明辨之。可慨嘆耳。吾老友備後

國人猶崎正員質性謹恪始不識文字自憂不免為醉生夢死之人勤苦讀書一年有一年工夫而覺天地之外更無他道也昔李初平年老欲讀書而無及焉遂聽周茂叔語二年乃悟可謂偉人矣今正員讀書之力全勝於初平若親聽茂叔之語則其所得為如何哉雖然猶幸周氏之書存焉正員玩索終身則朝聞夕死得正而斃不亦可矣乎因序以贈之延寶六年李春日垂加翁山崎敬義

東鑑曆筭改補序

神道衰王風降素盞烏尊治天下之權歸于武家始乎平清盛而成於源賴朝矣東鑑猶魯之春秋但未有筆削之乎耳嘉竊欲脩倭鑑國史之外博檢雜史日之支干月之大小之閏日月之蝕或書焉或否焉或差異焉嘗憂乎難定于一矣會城仕士安藤有益盡心於九數實筭學之秀者近寄其所著東鑑曆筭改補來錄倉歲時得致其詳乃喜之有益屢需序遂應之延寶庚申之秋山崎垂加翁序

有賀氏字序

會城仕士有賀氏之子名文字滿武需叙字之
義且謂有賀者信州諏訪郡之鄉名厥先出自
諏訪明神神子三人長居諏訪仲居有賀季居
真志野因各爲氏諏訪氏置大祝有賀氏置大
市而奉事明神謂之神家家法諏訪氏斷則有
賀氏可繼之有賀氏絕則真志野氏可繼之厥
裔聯聯于今也鎌倉平義時之時有賀四郎其
子五郎共仕之子孫相續至備前守滿重自滿
重而來世蒙滿字吾應之曰祖先名字子孫相
承本朝振古而然諸夏亦有之不暇枚舉焉禮

二十曰弱冠而字冠者成人之道故三加祝辭
皆以德頌之後世字之有序有說則冠禮祝辭
之彌文也吾子悔乎虛過不惑寧欲得字義勉
旃乃爲叙之家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
者必有文備蓋文武也者仁義之具也易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而求放心
爲要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我國士以武爲已任
亦無所讓更能讀孟子有得乎浩然之論則不
止宜於武亦可宜於文矣夫氣體之充也餒則
氣不充體也浩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之也。充滿也。吾子念茲延寶庚申之秋。垂加翁序。

贈伊藤重剛序

承應甲午暮春。伊藤重剛因公事往東武。仲夏而歸。過京師。訪予廬。是日予與秋田三孝約遊大坂。翌且重剛亦至。會于秋田氏將別。予謂之曰。古者君子之交。其會也以文。退行其言。其別也。贈以言。亦必踐之。不徒有其言也。所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者然矣。夫我何言之有信哉。然重剛嘗從我遊矣。相離日久矣。於今偶逢而又

別也。不能以我無似而固箝口也。蓋五倫之友。猶五行之土。五行無土不行。五倫無友不立。其任之重如此。豈不擇其人乎。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重剛歸而取友。則宜鑑此。云五月既望。

送小川定序

羽州新城人。小川定。從其君內藤豐前守。守大坂城。來公暇。與予交通。將歸。請言以贈。夫贈人以言。乃君子之事。非不肖所敢與也。蓋言者心之聲也。是故心誠言信。不誠不信。苟不信。非人言也。猩猩鸚鵡能言。豈以能言為人言哉。夫言。

發諸口者而筆諸書亦言也。其必信然後可聞焉。可傳焉耳矣。予近讀胡敬齋居業錄。其言一出於誠心。無勦說。無雷同。易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錄名其稱也。夫予既無足言者。漫以此錄爲贈。聊不空別之意也。玄默執徐涼月上弦閨齋序。

贈山休序

唐之賈浪仙。初爲浮屠。韓昌黎所勸。去之。宋之肯庵圓悟。與朱紫陽遊。而終於浮屠。未聞其臨終。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也。紫陽豈不有言而

其言豈不及昌黎哉。然則去之與否。在其人也耳矣。靖月川者。予爲僧時之友。茲歲癸巳。毀衣鉢。改稱山休。於乎滔滔焉。天下皆佛也。不惑者少。惑而悔者。尠。祝髮胡服而去之者。賈後鮮聞。然賈也。耽詩。有賈島佛之名。是可惜也。若夫般若湯水。梭花之求。而還俗者。不足稱也。今山休則異於是。予其不嘉乎。於是序以贈之。山休姓山野內氏。豫州之產也。

居諸劄記序

嘉題敬勝冊子。號居諸劄記。乃晦翁訓子狀之。

意而欲其日就月將也。張橫渠劄記而正蒙成焉。薛敬軒做橫渠而讀書錄成焉。劄記之義學者所當居處。程明道議橫渠劄記曰：子厚却如此不熟，若明道則入於聖人不記而記之域者乎。天和元年冬至，日垂加翁書。

會津山水記

會津城以鶴稱矣。山鎮號磐拑矣。高五百十弓。廻麓九十餘里。在城東北十五里焉。頂上建祠焉。延喜式磐拑神社是也。滿山溪谷小竹叢生。長雪所壓不能起也。正南巉巖自麓徹巔。東上

半而有九池。遠各二十許步。自此而赤右巖巖不可攀。東北有孤峯名赤埴山。其下曰見禰山。其麓有磐拑明神社。延喜式所載是也。西北有小磐梯。其西腹有平地。廣袤數十步。熱湯涌焉。硫黃出焉。其氣蒸騰成橐籥風。其湯味酸。能治諸疾。自孟夏至新秋。人多浴焉。厥餘月。雪積風烈。人聲聞然。足音茂聞矣。東北有巖二焉。一曰雷獄。一曰烏帽。巖頭似烏帽矣。東南之麓則猪苗代也。舊時泥猪作耕。故云爾。此城以龜而呼也。前野平田。而至湖水矣。環湖百里許。三十

餘浦相傳 平城天皇大同元年水初湛焉
或言此本二莊云月輪云更級水暴至而居民
殲二莊泯矣湖西曰戶口是新橋川之源也次
曰名倉山此北有大鼓石文次郎大鼓之所化
也其北曰金子澤有燈明右方一丈二尺口碑
云龍燈供于磐荷明神于石上矣次蟹澤有舟
石亦文次郎之所乘也次三城瀉舊名內城源
賴朝卿封佐原義連於會城義連之子盛連盛
連六子太郎經連二郎廣盛三郎盛義四郎光
盛五郎盛時六郎時連光盛立為之宗經連居

猪城經連子長曰經恭仲曰赤房季曰義恭各
城于此因為今名林樹森森處有八幡宮三子
相謀自鶴岡勸請焉歷茲以往七浦曰真行焉
烏帽小屋焉蜂屋布焉百目貫焉相名目焉新
家焉牛沼焉已東曰松橋曰小平瀉元名小出
瀉此有松原東西一里餘圍三里許松樹千年
之綠砂石萬古之明風流瀟灑絕一點之塵昔
人自攝州之平瀉携菅公畫像來奉祠林之東
畔出瀉之為平瀉記神像之出處也祠側有梅
萃于榦故名身木梅水濱秀孤松其根拔出隨

波低昂故呼根揚松非常之松梅靈場之所愛也兼栽之母祈於茲而生栽栽長嗜歌學亦禱于此未成就之後從宗祇學遂為連歌之宗也爾來稱之兼栽天神或曰此松原恰如移住吉也兼栽之号因慈鎮之詠矣其次金曲酸川流來至此入湖洲渚出而沙平矣次關脇而壺下斯設關譏往來之人自戶口到于此有網罟之利而鮒魚之鮮湖產之名物也春夏之間四山雪消平湖水漲滿田兮溢于野兮土人謂之泛是時也鮒魚方登來焉人人左把一東明右持

無底籃或揭或履或舟而采采之采之竟夜達且瀲灩兮水光灼爍兮漁火不堪遠望也次有墓自岩其前淵曰蝦蟇淵深可五十丈其次山瀉有七巖巖為七梁勢崢嶸焉岩前之水性輕味淡而色青於藍青光射入嘗欲窮淵底者解三把之管莖莖相結為一條長連直下于此因名三把管蓋湖中之最深而神龍之所潛也或外則捲狂瀾兮降暴雨兮其次曰輕澤曰神濱曰犬石濱有犬石也次曰魔地小谷此谷昔有魔魅也次濱地次橫澤次館村自神濱到于此

七里程。其間曝銀沙。夜行不知夜也。白沙洗波兮。綠柳舞風兮。雙眸足以凝兮。寸胸足以盪兮。其次船津南折。則大磯也。中澤也。此巖描成鷗鷺。出水面二尺許。筆勢甚逼。真影入水。游泳古有此地者。爲之今也。水石之際。叵近傍焉。應是結構而畫也。柳田海之變然歟。非耶。又有巨石龍降蟠于此。故名龍崎。有破石可容數十人。次曰鬼沼。水伯作祟。或奪人。或覆舟。因以鬼名焉。從此而赤岩。麓土出焉。而河原崎而下。棚岩容如棚矣。而濱坪此有番戍。察上載。下載。其次福

良濱乃著船之岸也。次秋山。次藤崎。藤蘿朶朶焉。次小倉澤。有金山坑。久廢矣。次外貝沼。次鳥崎。原名大崎。此繪鳥於巖。書其側曰。雨洗風磨。不可消。未知何世誰人之所爲也。亦可謂好事者。墨痕斑斑尚存。以爲崎名矣。次內貝沼。次赤崎。有奇巖焉。出於湖上。可二百步。鷗鷺巢于岩壁。而群集矣。有石窟焉。透徹于前後矣。次二枚鞍岩。貌似鞍也。次下松。此松皆倒懸也。次夫婦石。二石別立。故又云離石。其間云戀崎。夫婦有別而情之切者歟。次牟綱。次原川。次崎川。此有

熊野摧現社焉。前淵之澗，殆乎二十丈，謂之摧現淵。沙細水洶，而人動陷沒焉。或云陽侯取人，豈其然乎？人自取之也耳矣。濱上多鐵沙焉，宜兵農之具。有屏風岩，以岩象名。有材木巖，巖形髣髴乎積材木也。次中田，此餘湖也。以佃焉，以漁焉。其次蜆浦，西轉則篠山也。此有轄巖焉，亦有材木巖焉。俗謂磐梯明神，一夜將別巖梁湖上，未成既白，錯諸彼錯諸此。翫水之人釣此巖上，謂之打釣。弄竿如打稻也。繫釣之多，可以知矣。次大石濱，次寺崎。其次則向所謂名倉山而

此山與崎之間，則戶口也。凡湖覽之勝，西南東方山環而疊碧兮，北方地平而鋪錦兮，仰瞻磐梯之突岫，則春霞之橫空兮，秋霧之埋山兮，夏雲之多峯兮，冬雪之照天兮，風物之利眼兮，千態而萬狀也。加旃視惠日寺於乾峯之下，瞰觀音寺於艮山之際，坎位則眺吾妻山也，離方則望布引山也。淡烟平波之朝，曲洲灣浦之夕，扁舟之在鏡裏也，度天上也，鳧鷹之起伏兮，鮒鮠之出没兮，相忘於湖中也。矧彼翁島也，影映日月而與乾坤浮兮，與遊魚躍兮，三番三謠，磐梯

池者此也。雖曰萬代池，在天王寺。然浦人猶誇于此。於是乎翁島吟詠江天之暮雪兮，篠山目送遠浦之歸帆兮，吾妻山見洞庭之秋月兮，觀音寺話瀟湘之夜雨兮，惠日聞乎烟寺之晚鐘兮，壺下對于漁村之夕照兮，金曲則決眎於平沙之落鴈兮，磐梯之祭時也，擺山市之晴嵐兮，八景之觀也，無窮之興也。實東域之絕境，可與近州之琵琶湖共鳴者也。予未越白河關而入會津境，已之秋遊東武，在會津中將源太守之第，話及于此。按圖指示之，固請嘉記之。昔孫

綽氏之賦天台也，歐陽氏之記有美也。宋景濂之歌日東也，雖予所不敢而不獲辭。即席上迅筆述其語如此矣。就而思之，薛敬軒聞瀟湘之名，心乎愛矣。後往題八詩，寫其風致也。夫賢者山水之遊而豈徒哉，必可有真情在焉。予若他日濯容顏於猪湖之水，則漫賡其高韻而綴句言志乎哉。東武遊客山崎柯記焉。

兔香爐記

甲午臘日，柯謁石河翁，翁出示兔香爐，即進而閱之。身肥目開，視明不瞬，長耳短尾，精巧甚與

真同香烟自口出鼻鼻撲鼻來翁命爲之記尊者之命不獲辭退而筆曰

伊川程夫子嘗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蓋曰天地統體一太極而萬物各具一太極則皆自有八卦之象存焉夫此兔之虛中亦太極也形體之安定爲陰口氣之氤氳爲陽亦兩儀之象也氣有消息體有大小亦四象之象也大小消息又各爲兩亦八卦之象也此非柯發程子之蘊矣虛齋蔡介夫之所發也是爲記

恒庵記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而人與之參者得其道之全以爲五常之德也是故恒其德人之任也人生百年之期以月計之千二百月以日計之三萬六千日今日如此明日如此今月如此斯明月如斯年年如之則百年一日也人豈無一日之力哉多自棄而已矣恒之九二悔亡孔門有以之者顏子淵也夫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而教人也博之以文約之以禮顏子以爲我任而不惰殆入聖人之域是聖人之教本乎天常

而顏子之學竭人力者也。故人心學顏子，然後可立於天地之間。若夫或作或輟，待來自待，來年則或承之，羞无所容也。田近竹因者，豐之後州之產，自卅角有志于學，以父命來于洛陽，隱於醫矣。頃與予謀，以恒名庵，蓋取諸南人之言。既而亟請記焉。予嘉其有志，乃書向之所云。且謂曰：恒之為字，左旁從立，心右旁從一，日立心如一日也。或右旁從亘，立心之亘也。古作恒，一舟頭尾靠岸，立心徹頭徹尾也。此皆雖以見常久之意，然庵之扁畫雷風之卦，可也。何也？觀其

象而玩其辭，則三說之意在其中矣。明曆二年三月上巳開齋記。

記家藏聖像

張子曰：家中有孔子真嘗欲置於左右對而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爲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今茲予得唐銅孔子像，以周尺計之，長一尺八寸五分，最爲精巧矣。遂器而藏之。昔者孔子沒，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曾子曾子曰：不可於戲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有子雖賢

而豈能具之哉。矧金木之工。圖畫之筆。之所得而模寫乎。君子猶假其手者。慕聖容之髣髴焉。爾其必勿褻之則可。己巳冬十月。山崎嘉謹記。

省齋記

易曰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蓋德者天命之性。五行之神也。神明之者其德之存不可知之謂也。齋也戒也。聖人合下自然也。君子自戒而齋。可以神明其德。歟。加藤作太守有志于學。以省名齋。屬予記文。其名取諸曾子之言。予嘉其所取。乃言曰。既所居曰齋。則足以省焉。又名以省。

益其功哉。三省之切約而博矣。彼邢七之三點。檢程子嘗哀之。是固太守之所不惑也。然或徒以爲三者而已。則未也。請得詳之。人者對我之稱。朋友則人中之與我同門同志者。傳者師而亦朋友之倫也。人倫五焉。而三省之切專用。於朋友何哉。朋友者人之爲君親爲臣子爲兄弟者之相交耳。其交也以文。責善輔仁。無言行之不實。所謂信也。能若是則彝倫攸叙。無往不達。爲人謀。即人倫日用應事接物之處。於是乎忠則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忠信所以進德也。傳

而習豈外於此哉三省之功約而博矣正謂此也夫傳之責之在於師友習之我之任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是曾子之志也太守志其所志省其所省則不愧于齋矣齋云齋云所居云乎哉山崎敬義書於東武寓舍

埋犬記

辛卯七夕家犬清汝生而畜之三年于此夫汝之為性最堪愛也吾出則隨後而送于門反則掉尾而迎于戶仰面上衣襟低頭入衣裾夜則能守寢室見異色之人雖晝吠之吾或有揚生

之事汝必為揚生之狗者也去夏之孟吾南遊焉季夏下旬歸焉汝以久不見吾也觀走喜躍過於常矣是乃汝吾與中之馴吾者吾其以犬而外汝哉昔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故惟不棄為埋馬也故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余亦無蓋有故布衣敝布袴并予之以埋之

書加藤家藏論孟

孔子贊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

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又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禮智万善之本而義禮智皆仁也人能體仁則義禮智之用隨其事之當然而行焉論語專說仁正爲此也孟子之時人謂兼愛仁謂爲我義以諛爲禮以鑿爲智而不知性_ハ是心之體故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發明其四端又云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結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則是七篇之歸亦在乎此也戊戌之歲余遊東武與加藤作太守爲文會矣一日出示一小篋就而視之題

其上曰論語開而觀之朝鮮印行小本也太守曰此我曾祖遠江守之本而題書者其子左近將監也請一言以書焉予謂顯曾之本顯祖手澤最貴家之珍也嘗聞遠太守振勇於天正之間遠乎豐臣公擊朝鮮也遠州以千人行威氣出其右者鮮矣嗚呼其食沙之言今猶在武人之口碑太守又出示一大戈曰此曾祖終身所持也予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文武也者仁義之具也太守左顯曾之文右顯祖之武仁以行之有所不行義以通之則

人道斯可立矣遂爲之書七夕山崎敬義

加藤家傳

加藤作內諱光恭美濃州人世家橋詰庄領其地七十貫矣光恭形貌魁偉勇力兼人出仕關白豐臣秀吉公公時爲平右府信長卿將元龜中塞北朝倉氏近江淺井氏相與起兵右府令公守近之長濱城城橫山戍之二氏來攻諸士衛營光恭執鎗前出奮擊力戰敵數十人圍之被疵輸九死竹中半兵衛衛突救之光恭得脫於是賜賞地七百貫與力十餘人別所氏據播

州三木城右府遣公征之公出師令云有疾暨疵者止州里任民以事而以時徵其賦光恭意謂江北之戰予雖傷膝爲跛豈比肩庸夫哉固請前驅播州爲安藝毛利氏唇故恐其唇止齒寒由高砂浦致轉饗之助公以爲勝筭莫如絕糧教光恭居蛸草遮其通道光恭捍之而城中餉盡別所氏自殺天正八年庚辰之正月也公乃賜采地五千石十年壬午明智氏弑右府公方攻毛利氏聞變即還決勝於洛南山崎光恭隨之鏖殺賊首長原某癸未公與柴田氏大戰

近州柝瀨克之光恭從之能用銳手自接鎗獲
甲首尋而軍國大權入公掌握公加獎光恭爲
丹波州周山城主封戶一萬七千石累遷近州
貝津城領知如故又移同州高島城增封戶領
二万石甲申公與尾張內府平信雄卿有卻公
攻尾州拔犬山城卿屯于小牧山公進向之使光
恭守犬山公與卿諧和而光恭徙美州大垣城
倍封戶領四万石代官知二萬石乙酉公伐佐
佐氏於越之中州光恭隨行有績矣其後偶失
言公前遭貶屬公弟大和太納言秀長卿卿與

之食邑一萬石歲餘在同州秋山城與二萬六
千石居數歲公下宥命移近州佐和城賜二萬
石叙從五位下任遠江守庚寅小田原之役公
令光恭守參州岡崎吉田兩城及駿府城小田
原降而封于甲斐國壬辰公遣兵擊朝鮮朝鮮
請救大明大明許之公聞而加兵光恭爲其一
將以千人行石田治部少輔增田右衛門尉大
谷刑部少輔受關外之命赴之至朝鮮會日本
諸將于京城諸將僉議暫班師釜山浦而運籌
策則功可成乎光恭曰明兵之援曷驟懾之且

釜山浦距此數百里。若班師則敵又收此地矣。而可哉。諸將云：兵食弗可繼。光恭曰：糧絕則食沙而已。諸將無語。石田曰：人豈食沙哉。光恭笑云：食沙底樣子未知乎。然則留予一人而奪我儻得生歸則陳吾人商量於殿下。諸將終不能班師。石田增田大谷銜之不知矣。明兵果來挑我軍。光恭欲戰。諸將欲堅保樓。光恭疆之。立花左近曰：吾所願也。小早川肯之曰：吾其先騁。諸將無異辭。光恭鼓衆敢戰。一以當百。死傷相半。最爲危急。柳川橫馳擊之。立花小早川戮力乘。

之。明人大敗。北斬首三萬八千餘頭。光恭功名於是乎。藉甚矣。講和成。將歸日本。到西生浦。石田等欲與光恭和解。宴于官部兵部少輔所。宴罷就疾。明日永逝。蓋鳩殺之爾。文祿元年壬辰八月二十九日也。行年五十有七矣。光恭娶一柳氏。生二男四女。長男諱貞泰。稱呼作十郎。季男諱光直。稱呼平內。四女一適竹中氏。一適冷泉院。一適石河氏。一適加藤氏。甲午貞泰十五歲。國除遷美州黑野。領四萬石。叙從五位下。任左衛門尉。夫光恭生前之功。如彼而死後胤子。

之報如此何也。石田愬之也。公之智而惑志於
侮人亦不曾有。致子服力操董孤筆者可惜也。
耳矣。慶長三年戊戌。豐臣公薨。庚子。石田挾公
子秀賴。卿令諸侯陳于美之關原。源家康公
自將討之。石河備前守守尾之犬山。石田令貞
恭屬之。貞恭通於源公。遣舍弟光直質于江
府。石河遂退聽。貞恭畧定犬山。屢飛羽翰以達
其事情。公悅之。辱華檄兩封。既而貞恭應
源軍先鋒。井伊兵部少輔之指。塵發犬山。向美
州。公著美之赤坂。貞恭謁見。迺命屯州之本

田。拒大垣城。公大破關原。直抵近之佐和山。
貞恭從行。公遣稻葉右京亮與貞恭攻同州
水口城。城主長束氏不戰而遁。公入攝津難
波城。貞恭隨而往焉。公擒石田等。反接載檻
車。徇于京路。戮之。而天下歸江府矣。庚戌。公
命貞恭爲伯州米子城主。益封戶領六萬石。改
任左近將監。甲寅之冬。有難波之軍。貞恭及松
平周防守岡部內膳正等。向天滿口。貞恭爲之
先渡。和議成。公振旅而還。乙卯之夏。復軍于
難波。貞恭與松平武藏守同陣。神崎口城陷。而

軍散矣。元和三年丁巳。公嗣大將軍秀忠公命移豫州大洲城封戶。加元癸亥五月二十二日。負恭罹病不祿。享年四十有四矣。弟光直叙從五位下。任遠江守。負恭娶小出氏生二男一女。長男名恭興。稱呼五郎。八次男名直泰。稱呼織部女。嫁細川氏。光直娶本多氏生二男。長名恭直。稱呼與父同。次名利景。初稱作內後。呼平右衛門。直泰娶小出氏。泰直娶本多氏。泰興十二歲見于大相國秀忠公。大將軍家光公。其翌年負恭卒。台命城主知縣如父。寬永元

年甲子。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泰興先室岡部氏生一男而亡矣。今室戶澤氏也。男名恭義。幼稱龜助。長呼右馬助。庚辰十二歲見於大將軍。承應二年癸巳。叙從五位下。任美作守。為太田備中守。塔茲歲。萬治三年庚子。余在江府。泰義欲傳家聲。需筆於余。余賞之。且言。昌今也。父子共事。大君幕下。其能樹忠功。則子葉孫。技家榮罔朽矣。作加藤家傳。

垂加文集上之一終

樂國... 天... 金... 三... 二... 十... 大...

共
鹿股

